

非 p :不可说者的逻辑原型

——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中的不可说者探析

徐为民

(浙江大学 国际教育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27)

[摘 要]不可说者实际上是一个否定问题,它与否定命题非 p 具有基本相同的逻辑形式,非 p 是不可说者的逻辑原型,不可说者是依据非 p 的形式和结构来构建的,因此,不可说者可以表示为“非可说者”。不可说者的“不”既体现了“非”的逻辑否定特征,又具有重要的哲学意义,它是可说者和不可说者逻辑划界的手段,也是超越有限把握无限的独特方法,它与海德格尔“无”的形而上学有着本质的一致性。

[关键词]可说者;不否定;可说者;不可说者;意义;划界

[中图分类号]B5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42X(2002)02-0061-06

维特根斯坦自称,他的逻辑哲学的目的是为可说者和不可说者划界,由此可知,不可说者(What cannot be said)是其逻辑哲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不可说者这一概念内涵非常丰富,它可以简单分成两个不同的层次,即“不(not)”和“可说者(What can be said)”,其相应的表现形式为“不(或非):可说者”。与此同时,“可说者”又可以分为“可(can)”、“说(say)”、“者(what)”三个互为相关的方面。在“不可说者”中,最能体现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特性的是其中的“不”和“可”,其中“不(not)”所体现的是逻辑否定思想,而“可(can)”所蕴含的是逻辑的可能性原则。“不(非):可说者”形式上是一个对可说者的逻辑否定问题,但实际上它揭示的问题却是有限怎样把握无限,个体怎样把握整体的问题,它的逻辑原型是 $\sim p$ (非 p)。

一、“可”说“者”

不可说者是以可说者为基础的,要理解和把握不可说者,必须首先理解和把握“可说者”的内涵和逻辑特征。

“可说者”的“可(can)”的逻辑意义在于:它指明了逻辑的可能性原则,即逻辑只与可能性相关,而不与现实性相关,逻辑不讨论现实性。正是逻辑的可能性原则为可说者和不可说者的确定及逻辑划界提供了必要条件,同时使得逻辑与心理主义划清了界限。

所谓可能性原则,是与现实性原则相对立的原则,逻辑的可能性原则认为,逻辑关涉的是可能性的东西,逻辑只有在与可能性相关的意义上才是可能的,逻辑不关心一切现实性的东西。思想的“本质,逻辑,展示一种秩序,实际上是世界的先验秩序:即可能性的秩序”^{[1] p. 62}。“逻辑讨论一切可能性,一切可能性都是其事实”;“逻辑所关切的只是未被断言的命题”^{[2] p. 93},那些未被断言的命题就是可能性的东西,逻辑对于这个世界实际如何无所说。逻辑的可能性原则决定了逻辑所关

涉的事实、事态等概念是一种可能性意义上的概念,即可能的事实和可能的事态。而现实性原则则关切客观世界和现实世界。

在可能性意义上来建构逻辑哲学,这是逻辑哲学,特别是罗素等人逻辑哲学中的现实性原则陷入困境的结果。逻辑哲学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认为命题与事实具有对应关系,并据此确定命题的真假。在解决命题与事实的对应关系时,罗素把与命题相对应的事实理解成为客观事实,命题与客观事实相对应。这样一来,通过与命题的联系,客观事实或客观世界就进入了逻辑的领域,逻辑就与客观世界相关了。逻辑与客观世界相关给逻辑哲学本身带来了两个问题:

首先,使逻辑很难与心理主义划清界限。把逻辑心理主义化,把逻辑建立在心理主义基础上,是逻辑理论中的一种重要的倾向,虽然许多逻辑学家为了逻辑的明证性,早就致力于反对逻辑思想中的这种心理主义倾向,但是都不够彻底。胡塞尔沿着这一目标,对逻辑中的心理主义进行了较为彻底的清算。他认为逻辑中的心理主义是一种经验主义、怀疑论和相对主义,这种心理主义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以事实为基础,并从中引申出逻辑规律和明证性;“它以某种方式从事实中推导出纯粹逻辑的原则。事实是‘偶然的’,它们也可能不是这样,而是另一种样子。因而,事实不同,逻辑规律便也不同;于是逻辑规律便也成偶然的了……”〔3〕p.107)逻辑规律便陷入了经验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失去了明证性的特点,要彻底清除心理主义,必须把客观世界清除出逻辑之外。

其次,现实性原则不可能性为可说者和不可说者的明确划界提供可能。因为,可说者和不可说者划界的基础是可说的对象的完全性。所谓完全性,指的是在逻辑中,所有的对象及其所有可能的配置,所有的事态都是已经给定的,逻辑中的所有东西都是已经在场的,在逻辑中,没有隐藏的东西,因此,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去发现新的东西。明确、完全的划界只有在所有对象都呈现和在场的情况下才是可能的。如果逻辑没有穷尽一切对象及其配置的可能性,那么,在逻辑中随时都有可能出现新的对象及其配置,因此,要想在逻辑中完全划界就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要不断给逻辑中新出现的对象归纳和划界。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非要进行划界的话,那么所划的界限也是不精确的、不严密的,这样的界限不具有任何逻辑意义。维特根斯坦认为,那些现实性的东西是会不断变化的,在现实中新情况会不断出现,它们是没有穷尽的,因此,我们不可能为现实的东西划出明确的界限。例如,当我现在对现实中所有的天鹅作出界定,认为它们是白色的时,完全有可能在今后的时间里会出现黑色的天鹅,这样,先前的界定就是不充分和不周全的。划界所需的这种周全性不可能由现实性提供,而只能由逻辑的可能性提供。在逻辑中,“如果我晓得一个对象,则我也晓得其见于事物(事态)中的一切可能性。(所有这种可能性都必伏于那对象的本性中。))以后不再会发现一个新的可能性”。逻辑中的所有对象及其可能性都是先天给定的。因而,“在逻辑里决不会有令人惊异的东西”,“正因为逻辑中所有的东西都已呈现,今后不会出现新的东西,所以,完全划界才是可能的。”“在这一点上我想反对的错误观念是:我们能偶尔撞见我们今天仍然没有能见到的东西,我们能发现全新的东西。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事实上我们已经得到了一切东西。通过它的实际显现,我们已经得到了它们,我们不必等待任何东西。我们在我们的日常语言语法的领域行进,而这种语法已经在那里了。因此我们已经获得一切东西而不必等待将来出现的东西”〔4〕p.68)。那种期待将来的东西出现的观点是一种独断论。

有鉴于此,维特根斯坦把客观事实悬置起来,认为与命题对应的是可能事实,而不是客观事实,他在可能性而不是事实性上建构了可说者和不可说者:可说者的“可”是一种逻辑可能性,而不可说者的“不可”也是一种逻辑可能性;不可能也是可能的〔4〕p.68),它们都是逻辑的对象,只有在可能性上,完全划界才是可能的。

“可说者”中的“说”的基本内涵是描述,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言说。由于“可说者”是逻辑哲学中的可说者,因而,“说”是一种逻辑的描述,而逻辑的描述是借助于命题来实现的。就命题而言,原

初命题是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描述形式,复合命题也是一种描述形式,但是它依赖于原初命题,而且,在复合命题中,有两种命题不具有“说”的特征,即不說什麼,用维特根斯坦的话来说就是它“无所说”,或者说它“说”的是一些废话。这两种命题就是重言式和矛盾式。

“可说者”中的“者”也有着特殊的意思。一般说来,“者”是某种存在物;“可说者”表示的是某种存在的東西。但是,在这里我们应该注意这样几个方面:一是这种“者”不是现实的存在物,而是逻辑中的对象。“可说者”首先指的是被说的东西是一种逻辑的存在,而不是一种现实的存在,这种对象就是事态;二是可说的东西都是已经在场的东西,而不是隐藏在事物背后的东西。逻辑中没有隐藏的东西,凡逻辑中的东西都是已经在场的,已经呈现的;三是可说者不包括可说者组成的整体,可说者作为单个对象及其配置是可说的,但所有可说者作为一个整体是不可说的,维特根斯坦特别强调整体的不可说性;四是当我们去“说‘可说者’”时,不是去“说”这一对象是什么(what),而是去说这一对象怎样(How),即去说事态是怎样发生和不发生的。它体现了逻辑的一个重要特点,这就是“逻辑是先于‘如何(How)’而不是先于‘是何(What)’的”,逻辑是关于“How”的理论,而不是关于“What”的理论。

二、不可说者

“不可说者”是关于可说者的否定形式,因而它实质上是一个否定问题,它也可以表述为“非可说者”。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不可说者(What cannot be said)之所以作为一个否定问题,首先是因为它包含了否定词“不(not)”,其次是因为不可说者具有否定命题非 p 的一般形式,其构建原型或根据就是非 p ,可以说,不可说者正是依据非 p 而构建的。

为什么说不可说者的原型是非 p 呢?让我们先来看看否定命题非 p 的一般特点。

否定命题非 p 的特点是通过它与肯定命题 p 的相互关系表现出来的。维特根斯坦认为,肯定命题和否定命题是相互依赖的关系,这种依赖性表现在三个方面:

在命题的构成上,它表现为肯定命题必须假定否定命题的存在,反之亦然,即它们的存在是互为前提的。

在对命题的理解上,它表现为如果我们知道了肯定命题的意义,那么我们同时也知道了相应的否定命题的意义,反之亦然。要真正理解一个肯定命题的意义,必须知道其相应的否定命题的意义,否则理解是不可能的,反之亦然。

在命题的真值上, p 和 $\sim p$ 具有相反的意义,但具有同一意谓。所谓相反的意义就是指命题具有相反的真假值,即肯定命题为真时,否定命题为假,反之亦然。命题 p 与 $\sim p$ 具有同一意谓指的是这两个命题的意谓是同一个可能事态 p 的两种可能性。肯定命题 p 的意谓是事态 p 的发生,而否定命题 $\sim p$ 的意谓是事态 p 的不发生,正因为它们属于同一个可能事态 p 的两个方面,才保证了肯定命题和否定命题之间的关系成立,保证了可以由命题 p 的真推出命题 $\sim p$ 的假,同时,也保证了由命题 p 的假推出命题 $\sim p$ 的真,反之亦然。同一意谓是 p 与 $\sim p$ 所有关系得以成立的基础,由于 p 与 $\sim p$ 的关系是逻辑哲学的重要前提之一,因此, p 与 $\sim p$ 具有同一意谓也可以说是逻辑哲学的基础。据此,维特根斯坦宣称:“我的理论的主要特点是:认为 p 和非 p 具有同一意谓。”(2 I p. 91)但具有相反的意义。

据此,维特根斯坦从逻辑空间的意义上对肯定命题和否定命题作了进一步的解释,并揭示了否定命题非 p 的主要特点:

$\sim p$ 在 p 之外($\sim p$ lie outside p)。“任何一个命题只有一个否定,……只有一个命题完全处于 p 之外。”(5 I p. 56e)否定命题 $\sim p$ 具有一种“outside”(在...之外)的存在结构。需要注意的是,维特根斯

坦特别强调 $\sim p$ 是处于 p 的整体(而不是部分)之外,这也就是说,否定者是对被否定者整体的否定。

$\sim p$ 的逻辑空间由 p 的逻辑空间决定的。 $\sim p$ 依赖 p ($\sim p$ depends p),而且仅仅依赖 p , $\sim p$ 的 outside 结构意味着它不能独立构成,必须依赖 p 。

$\sim p$ 与 p 共界(p and $\sim p$ have a common boundary) [5] (p. 57e)。从逻辑空间的角度来看, p 与 $\sim p$ 的空间有共同界限,这种共界是一种直接的、中间没有间隔物的共界,共界为划界提供了必要和可能。

接下来让我们看看不可说者的特点。在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中,可说者指的是逻辑世界之内的东西,指的是事态及其发生和不发生,指的是自然科学的对象,而不可说者大致指的是世界作为整体(生命、世界的)意义、价值、美、神、哲学、逻辑形式、自我等内容,不可说者相对于可说者具有如下特点:

一是不可说者在可说者之外。“世界的意义必伏于世界之外”,价值“必伏于世界之外”,逻辑形式在命题言说之外,哲学在自然科学之外;“神并不显现于世界之中”,总之,这一切都具有一种 outside 或 beyond(在……之外)的结构,不可说者明显是在可说者之外。

二是不可说者依赖可说者。不可说者的“在……之外”(outside)的结构决定了不可说者对可说者的依赖关系,不可说者永远都以在“可说者之外”的方式存在,离开了可说者,就不可能有不可说者的存在,就不可能把握不可说者。

三是不可说者与可说者两者有共同的界限。哲学的任务就是为可说者与不可说者划界,这种划界是以可说者和不可说者两者有共同的界限为基础的,如果没有共同的界限,就不可能也没有必要进行划界。

不可说者的特点及它与可说者之间的这种关系说明,它们的关系及结构与 p 和 $\sim p$ 之间的关系和结构基本相同,我们甚至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可说者就是一个 p ,而不可说者就是一个 $\sim p$,这两者分别是以 p 和 $\sim p$ 为原型构建的。

但是,可说者和不可说者之间的关系又不完全等同于 p 和 $\sim p$ 之间的关系,它们的差别是:可说者和不可说者之间没有 p 和 $\sim p$ 所具有的那种真假关系。这是因为,在不可说者和可说者的关系中,可说者(如世界)是作为所有可说者组成的整体出现的,而可说者作为整体是不可否定的,而不可否定的东西也是没有真假的。由于意谓是与命题的真假相关的概念,没有真假也就没有意谓。从这点上来看,可说者和不可说者又是没有意谓的。但是,从可说者和不可说者之间的上述关系来看,两者之间关系又必须有一个意谓,或者说必须有一个像意谓一样,有着意谓一样的功能的东西才能成立,正如 p 和 $\sim p$ 之间的关系需要一个同一意谓来保证一样。如果没有这样一种东西,那么,可说者和不可说者两者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不可说者对可说者的依赖关系,是建立不起来的,即使建立起来了,也是没有理由的,这样的东西是无法划界的。但是,维特根斯坦并没有给我们指出这样一种东西(或意谓)是什么,它怎样存在。事实上,他也不可能对这个东西说什么,因为,不可说者的意谓只能是一种不可说者。

维特根斯坦就这样依据他的否定思想,特别是 p 和 $\sim p$ 具有同一意谓但具有相反的意义思想建构了可说者和不可说者。对于这种思想,波普认为:“维特根斯坦的否定判断总的说来,就已经忘却其哲学以外的根源的哲学而言是对的。” [6] (p. 102)可见他看到了否定与哲学的特殊关系,看到了否定在哲学中的重要作用。

不可说者和可说者的关系决定了不可说者可以通过可说者被说出来,这种“说”是一种意谓式的“说”。“哲学要清楚地表现可说者意谓不可说者。”对不可说者的这种言说形式是通过说可说者意谓(意指)出来的,可说者是不可说者的言说的一个梯子,对于不可说者,我们能说的只是它“在可

说者之外”。

三、“不”的哲学意义

在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中,“不”首先是一种逻辑的否定形式,它的逻辑意义主要是“使命题的意义(即真假)发生反转”。但同时,“不”还具有重要的哲学意义,这种哲学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不”是一种划界手段。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讨论否定的重要目的是为了指明世界的界限,即给可说者和不可说者划界,这种划界实际上是以“非”或“不”这一否定形式实现的。我们已经知道,维特根斯坦认为否定者($\sim p$)是处于被否定者整体之外的,因此,一旦否定实现了,否定者就在被否定者的整体之外,被否定者就已经给出了,这样,被否定者的界限就被给出了,被否定者和否定者之间的界限也就给出了。“不可说者”中的“不(非)”作为一种否定形式,它的成立条件是被否定者整体(可说者整体)被给出,而一旦可说者整体被给出,不可说者也就被给出了,同时,可说者和不可说者的界限也就给出了,两者的划界也就实现了。“究竟否定命题对应着什么,这是许多哲学家在本世纪初提出的一个问题。维特根斯坦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作为一种逻辑演算的否定并不具有所指的意义,然而,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讲的那样,否定在世界上投下了影子……逻辑空间和所有发生的和未发生的东西一起划定了实在的界限……这样,否定就作为某种属于逻辑形式(‘怎样’)的东西,和作为某种属于事实性(‘这样’)的性质——‘真’一起,可以指明世界的界限。”^[7] (pp. 50-51)

其次,“不”是超越有限并且把握无限的一种方式。维特根斯坦自称,他的逻辑哲学的目的是为可说者和不可说者划界,但是,实际上,逻辑哲学的意义不只在于这种划界,逻辑哲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在于揭示不可说者对于可说者的重要性和优先性,从而以有限的方法把握无限的东西。

在西方哲学传统中,个体对整体的把握,有限对无限的把握一直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海德格尔在早期论著中就指出了这种困境,他认为:“首先,每个形而上学问题总是包括形而上学问题的整体。它总是这个整体自身。其次,每个形而上学的问题都只能这样被追问,即发问者本身包含在问题里面,也就是说,已被摆到问题中去了。由此,我们得到下列启发:形而上学的追问是必须就整体来进行,并且必须从发问者此在的本质的处境中来进行的。”^[8] (p. 136)这种困境就是,有限的个人总是在整体之内存在的,而对整体的把握又必须处于整体之外,这种在整体之内的存在怎样才能超越这种整体,怎样在整体之外来把握这种整体呢?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的可说者和不可说者的关系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非常独特的思路:要超越整体,把握不可说者,只有通过“(非和不)”这一否定形式才能实现,因为否定(\sim)的特征就是“在……之外”,否定使我们处于被否定者之外,“在……之外”本身就是一种超越形式。对p的超越的形式是 $\sim p$,也就是说p依靠“(not)”形成了 $\sim p$,实现了超越,超越后的 $\sim p$ 在p之外。在这一意义上,不可说者由于在可说者之外,于是它是一种实现了的超越。

海德格尔对此也提供了一种类似的观点。他认为,要把握整体,必须摈弃以往科学对“无”的态度,恢复“无”的形而上学地位。在海德格尔看来,形而上学问题的本质就是追问“无”,或者说对“无”的追问启示着形而上学。“‘无’是对存在者的一切加以充分否定”^[8] (p. 141);“无”是在存在者整体被否定时显现出来的。“‘无’是否定的根源,而不是相反的情况”^[8] (p. 147);“无”可以“不”,但“无”是最原始的东西,而否定只不过是“不”的活动的一种方式。“这个原始的能‘不’的‘无’的本质就在于:它首先把此在带到这样的存在者之前。”^[8] (p. 145)“无”把此在带到存在者面前,此在在“无”中以有限的方式把握了存在者整体。海德格尔的这种“无”与维特根斯坦的“不”虽然不尽相同,但它

们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一种否定形式,是对逻辑否定的一种哲学提升,它们都是否定问题的一部分,且它们所具有的作用基本上是相同的,因而,在这一问题上两者的思想基本相同。

[参 考 文 献]

- [1] 维特根斯坦. 哲学研究[M]. 上海 : 三联书店 ,1992.
- [2] 维特根斯坦. 逻辑哲学论[M]. 北京 :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3.
- [3] 胡塞尔. 逻辑研究 : 第一卷[M]. 上海 :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4.
- [4] Wittgenstein and Vienna Circle. Conversations recorded by Friedrich Waismann[M]. Oxford : Basil Blackwell , 1979.
- [5] Wittgenstein. Notebooks 1914 - 1916 : 2nd Edition[M]. Chicago :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Basil Blackwell , oxford , 1979.
- [6] 波普尔. 猜想与反驳[M]. 上海 :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6.
- [7] 范坡伊森. 维特根斯坦哲学导论[M]. 成都 :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8.
- [8] 海德格尔. 海德格尔选集 : 上卷[M]. 上海 : 三联书店 ,1996.

[责任编辑 曾建林]

“ Not p ” : the Original Type of What Cannot be Said

—An analysis of What Cannot be Said in Wittgenstein 's Philosophy of Logic

XU Wei-mi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 Zhejiang University , Hangzhou 310027 , China)

Abstract : That which cannot be said is essentially a negation that has basically the same logic as in the proposition “ Not P ”. “ Not P ” is the logic prototype of what cannot be said , which in turn is constructed on the form and structure of “ Not P ”. What cannot be said therefore can be understood as “ not what can be said ” , of which the “ not ” has a philosophical meaning as well as a logical negation. This “ not ” defines the logic boundary between what can be said and what cannot be said. It is a unique means to transcend the finite and realize the infinite. It is essentially identical to Heidegger 's metaphysics of “ das Nichts ”.

Key words : can ; say ; not ; negation ; what can be said ; what cannot be said , meaning ; definition